

从“我要自由”到“我有梦想” 这所专门学校如何重塑迷途人生?

(上接1版)

为此,学校建立了“班主任+教官+心理教师+谈心谈话教师”的网格化管理机制。心理教师每周与学生一对一谈心,不急于纠正过错,而是倾听他们成长的委屈、被忽视的失落,以及被不良圈子裹挟的无奈,慢慢卸下心防。

但接纳绝不等于放纵。在金华市委政法委统筹下,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司法等部门在学校搭建了一套“活”的法治教育体系。民警来讲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网络安全;检察院设立“浙中蔷薇”未检工作室,定期开设普法小课堂;法院“梧桐树”工作室在这里建起法治教育实践基地;律师协会的资深团队每周开展精准普法……为孩子们划出清晰的法律红线。

除了课堂教学,学校还组织模拟法庭、法治研学等实践活动。孩子们化身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、被告人,在沉浸式体验中直观感受法律的威严。曾把旷课、吸烟、赌博、盗窃当成“家常便饭”的小波,就在模拟庭审中幡然醒悟:“再不改正,成年后真的会锒铛入狱。”

接纳,让孩子卸下防备;法治,让他们知晓边界。两者如同硬币两面,构成矫治的基石。根据学校每月行为评估统计,相较入学前,学生们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发生率下降了80%以上。



点燃“火种”,重拾生活热情

在十九中,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:每隔一段时间,老师就会让学生写下自己的“心愿”。“大多数孩子刚开始写的都是‘要自由’‘想吃好喝好’,鲜有对未来的期许。”班主任童希晨说。

小杰就是其中之一。

2010年出生的小杰,三四岁时父母离异,跟随忙于生计的父亲生活,长期缺乏管教。升入初中后,他渐渐脱离校园,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,抽烟、酗酒、打架、文身。2024年1月起,先后实施盗窃、寻衅滋事等触法行为20次。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,他被送入学校接受专门矫治教育。

刚入校时,小杰满心戒备、神情漠然,不与人交流,不参与活动,把自己紧紧封闭起来。老师们没有急于强求,而是悄悄为他开通了专属“积分账户”。

在十九中,每个学生都有这样一本“行为账”。按时起床、叠好被子、上课认真听讲、主动帮助同学,加分;不遵守纪律、骂人打架,扣分。刚入校时,学校会提供基础的学习生活用品,

但想喝一瓶饮料、多吃一块大排,都得靠自己挣积分。“它不问你的过去,只看你的现在。哪怕只是按时起床、把被子叠成方块,都能得到肯定。”小杰说。看着积分一点点累积,他久违地感受到被认可的喜悦。渐渐地,他卸下了心理防备,不仅积极遵守校纪校规,还热衷参与各类比赛活动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闪光点。

与普通学校注重文化课不同,在十九中,音乐体育、非遗盘扣、国学礼仪、烹饪美发等特色课程占了一大半。“专门学校的孩子大多文化底蕴薄、自我价值感低。特色课程能引导他们发掘特长,重拾自信。”郑显玲解释。学校为每名同学开展“一生一策”学业诊断,量身定制教育方案。

小杰动手能力强,老师便引导他学习美发课程。从基础洗剪吹到完整造型设计,专业老师悉心指导,反复的实操训练让他收获满满的成就感。小牛自幼辍学,仅认识自己的名字,却在劳动中格外专注。学校特意将九亩农场命名为“小牛农场”,交由他打理。“这是我自己的种的黄瓜,你要不要尝

尝?”如今,小牛会这样招呼来参观的客人。曾经调皮捣蛋的少年,在种菜、浇水、施肥的过程中,学会了耐心与坚守。

积分激励点亮希望,特色课程唤醒热爱,两把钥匙打开了孩子们尘封的心门。此外,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跳绳、无人机等市级赛事,培养集体荣誉感与拼搏精神。近一年来,14名学生参加跳绳锦标赛获3金3银3铜(个人赛)、5金3银(团体赛);3名学生参加无人机大赛获1个一等奖、1个三等奖及团体三等奖。

如今,小杰已经彻底告别不良习气,凭借优异表现获评校园“领跑之星”,成为全校榜样;小牛的积分也从负数慢慢回正,逐渐找回了自信。

更让老师们欣喜的,是孩子们心愿单上的变化:“要自由”变成了“想当兵,保卫祖国”,“要吃喝”变成了“想当一名好厨师”。

这或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:不是灌满一桶水,而是点燃一团火。当少年心中有了向往的远方,前行的道路便会无比清晰。



在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,学生为老人义务理发,以劳动回馈社会温情。



学生走进法治教育实践基地,沉浸式聆听普法教育,共筑法治安全防线。



师生在劳动教育基地共植果树苗,播下生机。

缝补归途,找回爱的能力

修复一条断裂的亲情线,往往比矫正一个孩子的行为更难。

这里的大多数孩子,都有着相似的家庭底色——父母离异,亲子关系僵硬,甚至相互憎恶。“家是孩子的根,无根的少年如同浮萍,回归社会后极易重蹈覆辙。”郑显玲说。学校为此构建了“家长会+日常沟通+跟踪回访”机制:每月固定一次家长开放日,结合学生情况灵活组织家长见面,学生还可以用积分兑换与家长的通话。

让谈心教师方思佳记忆犹新的是,一个孩子在心愿单上写道:“希望能得到父亲的爱。”他的父亲长期奉行棍棒教育,孩子以为父亲根本不爱他。学校当即安排了一场父子见面,并请家庭教育老师提前为父亲培训沟

通技巧。见面那天,父子俩心平气和地聊了很久。结束时,孩子说了一句话,在场的老师红了眼眶:“我以为他来肯定又要打我,没想到他真的会来关心我。”

一句“没想到”,道尽了多少家庭因沟通错位而产生的鸿沟。

小强与父亲的关系转变也是如此。母亲在他13岁时离开,父亲脾气暴躁,时常动手。他不想回家,就开始混社会,盗窃、夜不归宿。入校两个月,他几乎不和家里联系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育和亲子沟通,小强开始主动用积分兑换与父亲的通话。

今年5月25日,小强即将结业。前几天,他找到郑显玲,提出想在离开前去厨房帮厨,再精进一下厨艺,回去

给父亲做一顿饭。郑显玲立刻安排妥当。在她看来,这顿饭是比任何分数都耀眼的“毕业作品”——它标志着曾经的“问题少年”不仅修正了行为偏差,更找回了爱的能力。

为了帮助结业学生更好地回归家庭、社会,学校还建立了跟踪帮扶机制,构建起“家校社”三位一体的支持网络,联动社工机构和爱心企业,为孩子们铺就回归社会的最后一段路。

从叛逆抵触到向阳生长,从迷茫漠然到心怀梦想,从亲情疏离到温情相拥,在这所校园里,没有天生的“坏孩子”,只有待绽放的花朵;没有定格的标签,只有无限可能的未来。

(文内学生均为化名)